



委员 笔记

铸就西藏文艺事业新辉煌

扎西达娃(藏族)

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激发全区文艺工作者的文艺创新创造活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区、铸就社会主义新西藏文艺事业的新辉煌而团结奋斗。

10年来,西藏文艺事业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自治区党委总体安排部署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10年间,共产400多部文艺精品力作,也是获奖最多的时期。文学方面,有9人14部作品入围或是获得国家级及省部级奖项,其中,鲁迅文学奖1个,“骏马奖”3个,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1个,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编剧奖”1个。美术方面,有16幅美术作品被国家级美术馆收藏,3幅作品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览、银奖。1人获中国美协终身成就表彰,1人获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称号,1人获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称号。摄影方面,实现摄影金像奖零的突破,获国际民俗摄影大赛金奖1个,入围2021年“第28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作品1个。戏剧方面,有10部作品获国家级奖项,其中,获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1个,获“小梅花集体节目奖”3个等。8人获全国级奖项,其中,1人获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1人获第十七届文华表演奖,3人获“小梅花”称号等等。其他艺术门类的作品和优秀人才也不同程度的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

10年间,打造并壮大了西藏珠穆朗玛摄影大展、见即愿满西藏精品唐卡展、“珠峰映画”西藏影视沙龙等文艺品牌,充分利用这些品牌和平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文艺活动,并逐渐在全区全国打出名堂。组建了区文联“红色文艺轻骑兵”,坚持每年广泛开展“为农牧民拍全家福”“书法十进”“书香西藏”全民阅读

等文艺下基层、文艺惠民活动上百场次,服务群众达上万人次,让基层群众感受到文艺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

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强国蓝图鼓舞人心,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催人奋进。我们西藏文艺界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使命感,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把坚定自觉地用党的二十大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摆在最突出位置,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伟力。认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聚焦革命历史中的人民英雄、各行各业的人民楷模等,选好题材和角度,加强对重点作品和项目的集中研讨和策划论证,进行重点扶持,实施项目带动,精细打磨,统筹好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与传播。进一步完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常态化机制,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一线,深入边境,深入体会人民在社会变迁中的生命轨迹,用心倾听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努力发现和挖掘典型人物和感人故事,潜心耕耘,创作出一批接地气、有灵气、聚人气的优秀作品,通过讲述身边事、身边人,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用情用力讲好西藏故事。

(作者系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文联主席)

名家 名笔

编者按:郁钧剑先生是一位著名歌唱家,他演唱的《小白杨》《说句心里话》《什么也不说》等歌曲家喻户晓,火遍大江南北。同时,他在导演、写作、书画等方面亦有成就。多年来,他作为中国文联大型文艺晚会《百花迎春》节目的创始人,团结了一批文艺界知名人士,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和美好回忆,他是一棵艺坛常青树。本期开始,邀请郁钧剑先生开设专栏,讲述文艺界的精神风骨与优秀传统。

前些日子突然接到了友人发来的信息,说原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徐怀中已于今年1月14日去世了。我一阵木然,又一阵惊惶。如此噩耗,居然近20天了音讯全无。后来据说老部长生前有遗嘱,不举行任何悼念活动。细一想也就释怀了,老部长一生低调啊!

幸亏我在尚能相互走动的疫情前的2019年11月27日还去过黄寺大院探望了老两口。缘由很偶然,就是有一天遇到了原总政歌舞团一位昵称“包子”的老战友,便相约了一起去看部长的夫人于增湘老师。因为于老师在我刚调入总政时,时任舞蹈政委兼编导的她,让我在她创作的一个战士双人舞《小河》中唱了插曲,成全了我在团里的处女作。小“包子”当时是舞中的战士之一。

应该说从40多年前的那时起,我便与同住在万寿寺一个院子里的徐部长相识了。也由此多有了往来。那时候20来岁的我特别喜欢写写画画,常常不知天高地厚地去向写有《西线轶事》《我们播种爱情》等名著的大文学家徐怀中讨教。工作繁忙的他也不嫌烦,每每给我教诲。有一年我斗胆写了个中篇小说,拿给部长看了,他把我叫到了家里,问我想不想去军艺文学系上学,现在想起当年如果去了应该是跟莫言兄一个班吧。可我当时实在是舍不得放弃唱歌,没去。唉!岁月莫测,人生无常,否则今天走的有可能就是另外的一条路了。

20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全军评定职称时,因我录唱片唱过所谓的“流



▲徐怀中

行”歌曲,有评委反对评我为一级演员。徐怀中老部长虽然觉得不大公平,但也不便干预。便与夫人约上烦闷的我一起去了同是大文学家的冯牧先生在木樨地的家里,冯老用自己曾经坎坷的经历安抚并教导我,人生要经得起苦难,经受住磨难。

尽管后来我仍被评为了一级演员,但此段人生的“插曲”,徐部长无声的仁慈,无形的厚爱,却让我没齿不忘。

3年前的那天,老两口见到我俩特别高兴,部长居然还叫出了“包子”的小名。90岁高龄的他还签名赠送了他刚获得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牵风记》。告别时,老两口把我们送到了电梯

怀念徐怀中

郁钧剑

口,我说哪天请您二老吃个饭吧,部长说吃饭就免了,年纪大了,不太愿意动,喜欢静生活、慢生活。

想起他曾把写作称之为是一种爬行,是“两手扣在泥土上,一步一步向前。回头来看大地上留下过我的两行手摸足印,就很满足了”。

想着徐怀中先生、冯牧先生的教诲,想着要追寻着他们以及一切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仁人志士的手摸足印前行,是我今早的又一次感怀。尽管很渺小很不易,但却很真实很笃定。

(作者系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歌唱家,中国·东盟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边走 边写

西沟如画

钟泽畅 钟法权

阳春三月,正是关中大田野桃花、洋槐花满山遍野盛开的时候,那飘香十里,甚至是百里的花香无不让人陶醉和感慨。刚刚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完“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获得先进个人表彰的卢效平,急不可耐地从北京赶回西安,在西安稍作停留后又急不可耐地回到了彬州市,第二天天刚放亮,他又急不可耐地一头钻进了他心心念念的西沟。

彬州市建在渭北高原西部东西走向的一个山沟里。西沟位于彬州城区中间的一个沟壑里。西沟在没有经过卢效平开发建设“丝路天台产业扶贫基地”之前,是一个贫瘠的山沟,老百姓进沟出沟只有一条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可走。2016年卢效平投入4.23亿元,拉开建设“丝路天台产业扶贫基地”的序幕之后,西沟经过几年的生态产业建设,一下子变得丰饶美丽起来,成为人们休闲赏景娱乐的天堂,成为周边乡民生财的摇钱树。

在丝路天台产业扶贫基地的苗圃培育园里,一个头戴遮阳帽的中年男人,两手握着剪刀,正咔嚓地为一棵金蔷薇花剪枝造型。他手法熟练,片刻的功夫,一个独特的造型被他塑造出来。眼前这个园艺师叫刘发民,有谁能想到,四年前,他还是村里一个被贫穷压得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伸不直腰、全村公认的贫困户。

就在刘发民为脱贫无望、悲叹自己命苦的时候,卢效平走访来到了他的家里。刘发民一家五口人住在一孔破旧的窑洞里,除了一个火炕,一口铁锅、一个矮柜,家徒四壁再无其他。卢效平当即决定赠送一套扶贫安居房给刘发民一家人居住。为彻底斩断刘发民的穷病根源,卢效平将刘发民引进了公司,每月发放4000多元的工资。刘发民在老师傅的帮带教授下,成为苗圃园中不可缺少的技术工人。

几年下来,不仅欠账还清了,而且有了积蓄,家里的家电一应俱全。用他自己的话说:“如今的日子是越过越美气。”

8年前的早春,西沟一片春寒料峭,只有在背风向阳的崖上盛开着迎春花昭示着早春的来临。在碾下的西沟沟口,三台大型挖掘机一齐摆在进出西沟的山包前,小山包像一座巨大的古塔耸立在沟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举行完启动仪式,随着卢效平一声令下,三名挖掘机手,跳上挖掘机,开足马力,伸出长臂挖土,开始挖土搬山。

王元元是新民镇人,因为家里兄妹多,家里穷,到了结婚的年龄却娶不下媳妇,最后没办法,只好倒插门才成

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荒凉贫穷的西沟,一经他们汗水的浇灌,是沧海桑田面貌一新。王元元贫困的家境也有了彻底的改观,不仅在彬州城里买了商品房,还把一家人从农村搬进了城区,更重要的是为娃娃享受城里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创造了条件。

在过去年无尽的岁月中,21公里长的西沟,住着1000多户人家,因为人多,为填饱肚子,哪怕只有簸箕大的地方也都得开垦出来种粮种菜,因为过度开垦,肥沃的土地仿佛被榨干了。农民靠土里刨食,年成好,还能勉强混个温饱,遇上灾年,吃饭都成问题。卢效平在长禄村实现当初自己规划的扶贫目标后,为了让乡亲们钱袋子鼓起来,他拿出全部家底,在西沟实施乡村振兴计划,以生态和产业振兴,彻底改变西沟人的生活状态。

2016年元月,正值关中的寒冬季节,一个全新土地变革模式的推行,在彬州大地,就像一场迎春的春雨提前到来。由卢效平率领的17人组成的“三变”模式土地入股分红协调工作小组成立,卢效平担任组长。通过两镇七村村干部的努力,卢效平先后组织召开了54场次全体村民代表大会。他不厌其烦地给大家讲土地入股分红的政策,以及产业发展后的红利所产生的效应。

功夫不负有心人,仅用47天时间,卢效平就与1704户群众签订了土地入股分红合同,一场全新的生态产业乡村振兴变革模式的序幕在西沟拉开,使乡亲们真正



艺文 从谈

月光下的火焰

江子



▲江子

村里的支书李喜兆有一天在微信里告诉我,村里的塔建好了,村委会邀请了许多在外的年轻人回来,在中秋之夜一起举行烧塔的仪式,大作家你能不能回来一起热闹热闹?随后,她把几张建成的塔的照片发给了我。

那是一座崭新的红色砖塔,建在村子西边的空地上。塔高有两米多,塔身通过砖块的有机堆砌造成了镂空,塔顶上一根下粗上尖的金属条,金属条因镀铬在阳光下发出白亮的光。金属条的中段有一个球状物。整座塔有着十分喜庆的装饰意味。

赣江以西的大小村庄的显著处,到处可见这种崭新的红色砖塔。它们让整个赣江以西的乡间充满了一种载歌载舞喜气洋洋的意味。可我知道,那不是赣江以西文化里的固有之物,而是已经消失了的瓦塔虚张声势的替代品。

赣江以西的中秋节流传着一个特别的习俗,那就是烧塔。那是由孩子们主导的一项活动。先是由孩子们到村庄四周收集残破的瓦片,在村庄的空地上将瓦片一层一层地垒起,建起一座一米多高的圆锥形瓦塔(投柴口用砖头砌成)。黄昏时分,孩子们会不约而同地聚到某个地方集合,然后排队到各家各户门口唱着祝福的歌,为的是乞得可做燃料的稻草。那几句歌词至今仍在我的心里:集秆集一把,养的猪儿好大一;集秆集一捆,养的猪儿成一吨。得到祝福的女主人听到孩子们的歌唱,一般都会笑嘻嘻地从家中拿出成把成捆的稻草送给孩子们。

(如果主人迟迟不给或明显拒绝,我们在离开前就会换唱另两句词:集秆集不到,养的猪儿用辣椒炒。这句话无异于咒语,因为在赣江以西,只有病猪死猪才用辣椒炒吃。)

孩子们乞来的稻草成山地堆在瓦塔旁边的空地上。月亮升起来,孩子们就点燃稻草,塞进瓦塔的烧柴口。持续的投柴将原本黑色的塔烧得红彤彤,焰火蒸腾,形成了十分魔幻的视觉效果。这种完全由孩子主导的游戏的高潮部分,是烧塔时边烧大量的米汤泼向瓦塔,瓦塔上的火焰因米汤的泼泼冷热相激而变得更加恣肆升腾,瓦塔顿时就像是一个有生命之物,一个由隐匿的神灵主导的物体,用形状变化的焰火向着月光洒落的大地和天空发出祝福的言辞。而将米汤泼到瓦塔之上,也是这个古老游戏的重要程序之一,据说此举可以让正在燃烧的

瓦塔黏合稳固,而中秋之日的瓦塔稳固屹立,会给村庄的来年运势带来吉祥的兆头。每次烧塔的全过程,大人们会自始至终在满月之下围观,为的是为自己讨一个好彩头。

若干年后,稍有些见识之后,我对童年时热衷参与的中秋烧塔活动有了别样的理解:这一由孩子们主导的古老游戏,其实有着丰富的解读空间。塔自古以来是一个关于精神的物象,本是寺庙里的建筑,赣江以西流传的烧塔习俗,很可能隐含着信仰的意味。塔由废弃的瓦片砌成,瓦是建筑的基本材料,是家园的象征,中秋烧塔,乃是为了古人认为人神共享的月圆之夜,向护佑这块土地上的神灵致意。之所以围绕着燃料乞讨的成歌唱的祝福和诅咒之歌,都以猪为重要衡量单位,是因为猪是家的原始构件,“家”的字形就是房屋下面卧着一头猪。猪肥,自然家旺,烧塔也就含有祝福家园年年五谷丰登、代代可以传承的意思了。塔烧到最后泼米汤,既是利用了米汤里的黏合成分,也其实有着对粮食丰收的祈望。中秋烧塔,既是童话,却有强烈的宗教才有的仪式感;既是游戏,却不无成人世界对苍天的吁请对命运的敬畏。

如水月光让整个大地如白昼,古老的村庄里,人们围着一个火焰熊熊的瓦塔,火光映照着一张张充满稚气却又无比庄严的脸庞,整个画面就像诗歌一样美。可是随着村里的人们纷纷外迁,如此源自久远、需要许多孩子共同参与的习俗当然难以为继,中秋节不烧塔已经

很多年了。不甘心的人们并不想让如此美好浪漫的习俗失传,就想出了一个法子,把游戏的主体变为大人,把每年临时搭建的瓦塔变成永久性的,比原来大了好多倍的红色砖塔。这些砖塔都立于村庄的显赫位置——或者在村口或者在村庄的大空地上,成为村庄似是而非的部分——村庄崭新生长的部分。

我们村的塔是今年建成的。建塔大约花了五万多元。我们村集体经济并不富有,这部分资金从哪里来?村支书李喜兆告诉我,为了筹集资金村委想了个法子,建了一个在外年轻人的微信群,他们在群里把建塔的事儿一说,没想到得到了童年时都在村里烧过瓦塔的大伙儿的一致响应,他们纷纷几百上千地捐款,不一会儿资金就全到了位。建塔的时间并没有花去多久,村里请的是已经给很多个村庄建了塔的施工队,他们熟门熟路,建筑质量也因此有了根本保证。建塔的地址挑在村子西口的空地上,塔的西边,是波光粼粼的水塘,然后是记忆里绿油油但至今完全荒芜的田野,田野再过去,就是退耕还林后植被疯长的山林。中秋快到了,刚建的塔第一回烧,在外的年轻人都在群里相约回家,李喜兆想借此办成一个聚会活动,就联系我,要我回家。

我没有回家。我被其他事儿绊住了脚。

中秋那天,村里如期举行了烧塔仪式。我在许多同村的微信好友的朋友圈里看到了这一活动的盛景。

我看到月光如水倾泻,古老的村庄施施如婴。我看到砖塔火焰熊熊,远远超过了童年时的光焰。那些从外面赶回的人们,在塔前跳跃、奔跑。他们从外地买回的烟花不断在空中炸开,村庄因此变得无比绚烂。

省略了乞讨燃料的歌声,省略了瓦片与米汤的介入,没有孩子们的主导,我的故乡的中秋节,唯有火焰依然熊熊,月亮依然朗照。在月光、火焰和烟花变化的光焰面前,我看见我的村庄,已经长时间并无多少人居住的寒凉无比的村庄,显得无比喜庆、诗意、温暖和尊贵。哦,她多像祝福声中戴着银项圈的孩子!

我看见那些围绕在塔前的人们,那些在我的记忆里依然是少年的人们,在火焰的映照下,都显得满面苍老,仿佛历经了沧桑。他们的奔跑跳跃,并非源自游戏,仿佛他们是古老的巫者,正借着火焰与月光的媒介,为渐行渐远的、诗意的、曾经人声鼎沸的乡土招魂……

(作者系著名作家、江西省作协副主席)

华夏